

音乐人文笔录

# 爱情凉皮店

薛舒

这一日，要从喀什赶往喀什库车干，天未亮，我们的车就出了城。晨曦微露，越野车行驶在钻天扬夹道的公路上，车速并不快，趴在窗上看路边的风景，一层抑或二层的平顶民居，屋门口总有戳出枝丫的果树，巴掌大的树叶，叶柄间缀着黄绿色果子，扁锥形，像小时候男孩们玩的陀螺，上海人叫“贱骨头”。

这是什么水果？我脱口而出。库尔班江把着方向盘说：糖包子，很甜很甜。

库尔班江是我们的司机，肉孜·古里巴依派来接我们的维族小伙子，深奥的眉目，黝黑的肤色，说话有点磕巴，却热情。

肉孜是喀什库车县医院的一名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民间诗人，几年前，我们去喀什援疆采风认识的。肉孜的女儿塔吉古丽要出嫁了，他邀请我们去帕米尔高原参加婚礼。据说，塔吉克族人的婚礼要举行三天，我们谁都无法想象，那得有多少丰富的节目去填充？于是，我们一行四个上海人，三个摄影家，一个作家，欣然应邀。

库尔班江说的“糖包子”，我是知道的，新疆特产无花果，吃的时候要拍一拍，拍扁了，形状像包子，糖分也拍出来了，一口下去，甜到喉管。一直喜欢“糖包子”的叫法，尽管，“无花果”更浪漫文雅，然而，“糖包子”这个绰号，显然更形象，更直观，色香味皆在这三个字中彰显，关键是，有诱惑力。

午间，库尔班江把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饭袋子空了，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的背包里有压缩饼干，保温杯里灌满了咖啡。我猜想，库尔班江没带干粮，他需要下车购买。新疆实在太大了，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一整天的路程，一半多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他们出门都要随身携带“饭袋子”的吧？我想。

库尔班江下车了，摄影家们打开背包，拆塑料袋的声音窸窣窸窣，他们准备吃压缩饼干了。我不饿，我趴在车窗上朝外看，公路边，一连排泥坯平房，都是破墙而开的私人小店，涂着五彩颜料的窗棂喧闹而斑斓，不锈钢玻璃门具备后现代的科技感，门楣上挂着电脑制作的招牌，招牌上有袅袅文文的维语文字，上面是巨大而工整的汉字：唯一饭馆。

好名字！心下不禁喝彩。这家的店主，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开个小饭馆，起个这么朴素而又自信的名字。这么想着，再看“唯一饭馆”的隔壁，也是一家饭馆——明亮早餐店，一样的双语标注，一样的风格。这一家的店主，也是人才！

这么有性格的名字，完全把我吸引了，于是下车，站在街边放眼望去，一长排商店招牌扑棱楼飞进眼帘；欣赏鸽子汤店、祝贺电脑服务中心、公道粮油商店、终点饭店、美观玻璃店……

太神奇了！每一个名字都那么出其不意，我几乎惊叹起来。库尔班江却在二十米开外的一家店门口呼喊：吃饭，下车吃饭。

正准备吃压缩饼干的人这才明白，库尔班江给我们找到了打尖的饭馆，于是纷纷下车。走进店门前，再次抬头看招牌，果然没有令人失望，这一家，叫“爱情凉皮店”。

爱情凉皮店里卖凉皮、酸奶，也卖大盘鸡和拉条子。年轻的老板娘戴着“多帕”小圆帽，穿着“艾特莱斯绸”连衣裙，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用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们：有没有忌口？拉条子里要不要加“皮牙子”？我知道，拉条子是拉面，可是皮牙子是什么？库尔班江解释：洋葱，要不要加洋葱？

当然，在喀什地面上，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南疆饭。这一餐，味道还真不错，凉皮Q弹，酸奶真酸，拉条子有嚼劲儿，大盘鸡是真正的大盘，直径半米的盘子里堆满了土豆鸡块，五个人吃得肚饱气胀。饭毕，库尔班江拍拍肚皮：饭袋子满满的，上车，赶路。

忽然反应过来，库尔班江说的饭袋子，不是干粮袋，而是人人自带的装饭肚子。

新近之之初，香港曾出现大量针对流浪牛的投诉，渔护署采取捕牛行动，数十头牛遭屠杀或被送往堆填区。事件曝光后，引起社会热议。后来香港特区政府修订了《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重罚则。任何人士因采取或不采取行动而导致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即属虐待动物。

犹幸香港还有一群牛义工，每周长途跋涉为野牛放草。割草，装袋，淋水，义工们手推手推，带着割好的新鲜的草，抬上山坡。弄湿鲜草，是希望牛下咽时多吸收一点水分，但义工的负担更重了。几个义工，汗流浹背背了几大包草，叫了一声牛，跑来的却是上百头牛。它们饿了，真的饿了。

义工和牛语者，端着洋面的面容，用柔和的语言和它们沟通，抚摸着牛儿的伤口。牛微微抬头，磨蹭着义工的腿……

昔日，耕牛犁田耙田。如今，它们仍担当着生态管理员的角色。它们不理解人类的营役，所作所为，但它们始终相信，人类是善良的，应该是善良的。毕竟，它们和人类一样，生于斯，长于斯。万物皆有灵，人类没有理由嫌弃它们，更没有资格伤害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没有谁比谁更尊贵，而它们的存在，可能比人类更早。

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吗？当然，这是我庸俗而又拙劣的想象，爱情这个词，对于他们，也许是最朴素最平实的字眼，一如“糖包子”。

汽车继续前行，进入高原，开始出现广袤的草场，公路上偶有穿越而过的羊群，牧民骑着摩托车在远处挥鞭呼喊，老胡杨树伸展出巨大的金色树冠，雪山在两侧隐没，慕士塔格峰离我们越来越远……

到达塔什库尔干镇已是黄昏，肉孜·古里巴依在门口迎接我们，院里飘出羊肉的香味，有人在吹奏鹰笛，古朴清亮的声线直上云霄；场院里亮着小太阳灯，年轻的小伙子打起手鼓，色彩缤纷的男人和女人在明快的节奏中摇摆旋转，跳起舞来……

塔吉古丽的婚礼果然持续了三天。白天，肉孜家族所有女人围坐在红地毯上，制作一种叫“阿日塞克”的点心，身强力壮的男人每天要在后院里宰杀数头肥羊，做手抓饭，供所有来客品尝。夜晚，人们在肉孜家的场院里通宵达旦地吹笛、打鼓、跳舞。客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我猜派，塔什库尔干镇上的所有居民，用了三天时间，轮番来肉孜家做了一遍客。

第三日，塔吉古丽要离家了，九月的帕米尔高原一点儿都不寒冷，可她却躲在卧室里不露面，捂着厚棉被，烤着火炉。阿帕（妈妈）说过，出嫁前要把自己捂得大汗淋漓，烤得脸庞深红闪亮，才会更加漂亮动人。为了做一个美丽的新娘，塔吉古丽乐意接受考验。

时辰终于到了，十个姑娘围绕着塔吉古丽，在她的十根手指上套了八只戒指，在她的一颗脑袋上佩戴起十八只挂饰，还用冬卵石白玉颜料一点点圈染在她的眼眶上，然后，盛装的塔吉古丽款款走出卧室……

摄影家举起了相机，库尔班江站在我身后，我听见他的声音，有些磕巴：塔吉古丽，真美，真像一朵鸡冠花。

我惊异回头：为什么是鸡冠花？库尔班江笑答：塔吉古丽，就是鸡冠花啊！

我依然疑惑，库尔班江却骄傲地说：鸡冠花，很美丽啊！我的老婆，叫托孜汗，是孔雀，更美丽。

我恍然大悟，鸡冠花的维语，叫塔吉古丽，孔雀，就是托孜汗。

高原的阳光清冽凉爽，塔吉克族老者吹起鹰笛，披披着白胡须的嘴里传出妖娆而忧伤的乐曲，新娘塔吉古丽从人群中移步而出，一袭盖头突然垂落，遮住了她大婚之日的盛世容颜。

长着一张欧罗巴脸帅新郎把塔吉古丽接走了，肉孜挥着他的老手冲着远去的婚车喊道：热介甫，照顾好古丽……肉孜红着脸眯在家门口站了很久。

那个叫“七月”的新郎——热介甫，把他的鸡冠花接走了，从此，他们将要经营起他们的“爱情凉皮店”，抑或是“欣赏鸽子汤店”，“唯一饭店”，或者“美观玻璃店”，“祝贺电脑服务中心”，那是属于他们的，笨拙而又质朴的爱情，独特而又普通的生活吧。

就这样，我静静地站在人群中，看着越来越远的婚车，心里涌起莫名的蠢蠢欲动。



正要盖上盖头的新娘

# 俄罗斯音乐崛起沉思录

杨燕迪

世界音乐艺术史的各强势国族中，俄罗斯后来居上，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发力，自“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1804-1857）的示范牵引，经由“强力五人集团”——其中最突出者为鲍罗丁（1823-1887）、穆索尔斯基（1839-1881）、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三位，和柴可夫斯基（1840-1893）等人的不懈努力，至十九世纪末已成为国际乐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强大力量；其中不仅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斯克里亚宾（1871-1915）和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等人，更有苏联时期闻名遐迩的音乐“三巨头”——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哈恰图良（1903-1978），以及享有“音乐界毕加索”美誉的现代音乐巨匠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成名后旅居法国和美国）。似是有意识地，即便在产生大范围社会震荡的“苏联解体”时段前后，俄罗斯的音乐土壤依然顽强生长出了诸如施尼特克（1934-1998）和古拜杜林娜（1931-）这类必须让人严肃对待并致以敬礼的作曲大师。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以来的俄苏音乐发展中，还以催生世界级音乐表演名家为突出特色，如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1908-1974），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1927-2007），以及指挥家穆拉文斯基（1903-1988）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1-2018）等。至于俄苏出产的钢琴家，那是世界乐坛的“现象级”神话：历数现代当代钢琴演奏大家，出身俄苏的份额比例不仅是“半壁江山”，甚至几近“一家独大”：从二十世纪初即成名的拉赫玛尼诺夫和霍洛维茨（1903-1989），至世纪中叶的伟大代表里赫特（1915-1997）与吉列尔斯（1916-1985），到现在处于国际顶尖一线的普列特涅夫（1957-）、基辛（1971-）、特里弗诺夫（1991-）——特别是那位当代最伟大的在世钢琴家（以我的个人偏见，没有之一）、人称“索神”的索科洛夫（1950-）等等，耀眼的天才和名手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这是几近“帝国”般架势的实力展示——虽然“帝国”这个概念在当今世界已是贬义词，因为这个词汇带有殖民扩张和恃强凌弱的令人讨厌的气味。但我不得不得想起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对俄罗斯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让人难忘的介绍和定位：“——他着陆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

在桑塔格看来，布罗茨基从苏联移

居美国，像一颗从俄国发射到美国的远程导弹，承载着“帝国”般的“威严感”——真是绝妙的政治与文化隐喻！这种因高度的文学成就而带来的“帝国”般的“威严感”似也可被用于俄罗斯的音乐：“列强”如意大利、法国和稍后的德意志相比，俄罗斯的音乐无疑属于“后发”。或许受彼得大帝（1672-1725）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1729-1796）亲近西方文化的影响（音乐上尤其钟情意大利歌剧——十八世纪全欧典型的贵族娱乐），俄罗斯的音乐在十九世纪以前少有自己的民族意识。似是凑巧，在普希金（1799-1837）为俄罗斯文学奠基之后不久，格林卡在音乐创作中也第一次明确为俄罗斯民族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声音——如柴可夫斯基多年以后所言（日记，1888年6月27日）：“所有的俄罗斯交响乐都是从《卡玛林斯卡亚》中孕育而来，正如橡树出自橡果一样。”这里所说的《卡玛林斯卡亚》正是格林卡的“交响幻想曲”杰作（1848），它基于两首地道的俄罗斯民歌，又以高度专业化的乐队编织进行充分而丰富的音色装饰性变奏，至今听来依然极为新鲜、活跃而生动，魅力丝毫未减。其中的音乐动力不是来自德意志音乐所喜好的“正统性”的主题发展和动机开掘，而是特性音调的色彩重组和变化性重复——这对日后俄罗斯和法国的乐队音乐创作均有无穷的启示。

我个人特别好奇于俄罗斯音乐中从初创起步到出现大师杰作及达到世界性影响的惊人速度。仅仅在格林卡身后二

十年间，俄罗斯作曲家们便在几乎所有的重要体裁领域中都贡献了至今仍脍炙人口、并具有强烈俄罗斯气质的不朽杰作：如歌剧领域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穆索尔斯基曲，1868-1873，迄今仍是不可超越的最伟大的俄语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柴可夫斯基曲，1878），钢琴领域的《伊斯拉美》（巴拉基列夫曲，1869）和《图画展览会》（穆索尔斯基曲，1874），乐队作品中的《第二交响曲“勇士”》（鲍罗丁曲，1869-1876）和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鲍罗丁曲，1880），室内乐中的鲍罗丁《第二弦乐四重奏》（1881），声乐套曲《娘俩》（穆索尔斯基曲，1868）、《暗无天日》（穆索尔斯基曲，1874），艺术歌曲《跳蚤之歌》（穆索尔斯基曲，1879）等。到十九世纪末的柴可夫斯基，一位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堪比任何国际级大师的俄罗斯作曲家终于出现，其创作领域横跨当时已知的所有音乐品种，并在所有体裁中均有一流佳作——至此，俄罗斯作为世界音乐“帝国”阵营中的“列强”之一的地位已经得到公认。一个重要指标是，世界歌剧的强势语言系统中，意大利语是祖宗级别的第一大语种，法语紧跟其后位列第二，德语在十九世纪强势突进成为第三大歌剧语种，俄语至十九世纪末以来因多部重量级的优秀歌剧剧目已挤入第四大语种，而英语则因为二十世纪的出色歌剧表现（尤其是英国的布里顿）才排列第五。

令人惊奇的另一个事实是，俄罗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剧烈社会变革好像不仅没有影响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的高质量产出，反而依托特定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强化并提升了苏俄的“音乐帝国”地位。说起来不免让人唏嘘，意大利音乐的“王牌”主将——歌剧创作，在普契尼（1858-1924）之后

2021.3.20 写于冰城望江阁



# 笔会

印象亚平宁之十  
(水彩画)  
刘寿祥

我喜欢牛，更喜欢香港梅窝的原居牛。

初春的阳光，淡雅而温柔。树荫下，还能感受到草地透出的丝丝清凉。大黄牛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尾巴有节拍地一甩一甩。牛背上，站着傲气的小白鹭。鸟儿在上空啾啾盘旋，路旁，遍地野花争奇斗艳，迎接它们的有春风。相传因为这里的地形像梅花五瓣，中部有蝴蝶山构成窝形，“梅窝”因而得名。

相传三皇五帝时，炎帝驯养黄牛，为人类开荒耕田，中国农业文化的由此出现。宋、明、清三朝间，中原民族相继南迁，在香港以农耕为主，耕牛成为香港农村重要的一分子。

梅窝的黄牛和水牛，堪称这里的原居牛，世世代代与村民共生。早些时候，这里的低洼地区，铺满了片片稻田，村民用黄牛和水牛耕种着松软的湿地。农家孩儿清晨起来种田，上山割草砍柴，忙完才去上学。放学后，拿着作业，提着饭盒，拴着家牛在山上吃草。

梅窝的原居民忆述，耕牛通常在三岁开始工作，仅需三到七天，牛便学会绕着耕田犁田。铜圈穿过牛鼻子，再绑上一条绳，成为耕牛的工作标配。

不用耕田的季节里，牛是村里小孩的玩伴儿。孩子们喜爱集结上山，牛也懂得结伴，会跟着领头牛走。

后来，大屿山石壁水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竣工，梅窝的水源在山腰被截，影响耕作。内地移民带来种植瓜菜的知识，梅窝人便改种起瓜菜。再后来，香港经济急速转型，七

# 香港的牛

黄芷渊

十年代，越来越多农夫弃耕离村谋生，不忍心宰卖自家饲养的耕牛，便将牛放逐。耕牛失业，流落于乡郊。

渐渐地，渐渐地，它们形成自己的族群。依旧白天上山，天黑下山。当年的放牛娃如今已年近古稀，原居民与原居牛仍和平共处。只是，牛儿已不再耕作，吃草也不再没有牧童的陪伴。

它们的眼神里，有一分落寞感，但更多的，是闲适、释负，以及对陌生人的敬畏警惕。有人说，牛一辈子在流泪。我倒觉得，牛的眼睛是诚实的。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香港西贡半岛的东北方，有一个小岛，叫塔门。塔门的牛有历史，它们的眼睛，更有故事。

塔门岛的山上，有一大片草地，沿途有一排破旧的瓦顶村屋。峭壁下，是海湾。小岛上有近百头牛，秋冬季，草被吃光，牛就会下山觅食。偶尔路经村子，牛就会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村民，通常都能换来一扎干草。塔门的草坡上无人修剪，却整齐非常，村民说，山上的牛，就是天然修剪机。

塔门四面环海。据说早于明代，已经有人居住在岛上。小海湾加上淡水资

源和海产丰富，塔门小渔村最高峰时，有约两千村民居住。后来海产数量锐减，现在几乎只剩著名的生晒海虾。

塔门的开荒牛，曾是人类的忠实伙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岛民搬往市区，黄牛也走出圈养地，繁衍生息。新生一代的牛，崇尚慢活闲适，与世无争。躺在草地打盹晒太阳，俯视小舟划过港湾。浪花叠叠，嫩草连绵，牛自得其乐。

闹市里的人发现了如斯美景，岛上卷起了一股露营风。陌生身影布满草地，架铁灶，裹帐幕。钉子实实在在地插入泥土，在摧毁的枯草根旁，留下一个个黑洞。夜幕低垂，草坡静谧不再，人声沸腾。牛儿的角色也变了，它们成为人类拍照的背景板，甚至被视为打扰人类周末消遣的坏家伙。

从海边到群山之巅，过去，牛只吃草。草叶进入牛腹化为养料，牛嘴经过的草地，被修剪平整。但愚昧的人类把草地踏成烧焦的沙地后，牛找不到草了，渐渐爱上吃人的食物。慵懒的牛只为了觅食主动起来，好奇心驱使下，它们走进人群，钻进帐幕。尽管偶尔能获好心人赠两片面包或香肠，但很多时候，换来的是厌恶的喝斥和

嫌弃，拳打脚踢，甚至垃圾胶袋和石子攻击。它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饿着肚子蜷缩在帐幕外，看着自己的家圆被侵占、糟蹋。黑亮的眸子眺望远方，眨动着湿润的睫毛，港湾依旧浪花朵朵，却没有一朵能擦掉它们的忧伤、无奈、恐惧。